

清臣殉難記第四十二 鄂川藏

所樂也。今有人焉。勢可以不死。義亦無所取其必死。而竟死焉。是必視其生有甚不可。且其意之所重。必更有甚於生者。故甯糜頂踵塗肝腦以赴之也。世界進化學所樂也。今有人焉。勢可以不死。義亦無所取其必死。而竟死焉。是必視其生有甚不可。且其意之所重。必更有甚於生者。故甯糜頂踵塗肝腦以赴之也。世界進化學說日新。謂專制爲毒。謂忠君爲非。且并訾及先儒教忠之說。夫忠之爲義。國爲大君。次之是有界說焉。程嬰杵臼之存趙孤死。貫高之明張王死。紀信之代漢高死。忠

君而死也。顏杲卿之守常山死，張巡之守睢陽死，忠國而死也。古之人蓋視君爲至重，謂忠君卽所以忠國，忠國卽所以忠君。君與國常不分。自孟子始分晰言之曰：民爲重，社稷次之，君爲輕。然自秦漢以來，孟子之說仍未大昌。則以君權太重，學者無敢引申其說。今以排除君權之故，謂君不必殉，因并謂殉國者之亦爲非也，烏乎可哉？又况忠君者之不果爲非哉？余觀辛亥殉難清臣，其大吏死職，及武臣被戕，或執戈戰死者，類皆殉國者也。至郡守縣宰，當大吏逃亡之後，督率無人，監司失主，進退尤可自專，而不逞之徒，冀地方亂，肆爲譟諠，情

勢危疑當此之時郡邑紳耆於地方長官無論賢否皆
攀轅卧轍泣涕挽留而不使去而爲之牧宰者恆亦不
忍恣置之也乃不幸猝與禍會焉是忠於民而死也忠
民卽所以忠國意尤矜之故備列焉而竟佚其名與亡
其事實者亦不少也可勝歎哉至於義可以不死而竟
死者其執義雖少狹其守道則甚篤其操持亦足以風
厲末俗故並及之作清臣殉難記

吳北江云清臣黨人
二記網羅放失發潛

闡幽有功世道人心甚大
亦史家不可少之著作也

程彬字筱竹江西樂安人湖北候補巡檢充武昌游民
習藝所所長宣統三年署鮎魚司巡檢八月十九日夜

新軍構變。巡檢署居城南。見火起。從役往救。至望山門外。突遇礮隊入城。皆袖纏白布。彬大駭。厲聲問曰。汝等反耶。眾舉槍擬之。彬益前致詰。遂見害。武昌首起兵。大吏瑞澂最先走。故官吏被難者。文職只程彬一人。武職工程營督隊官阮榮發。黃坤榮。排長張文濤。亦卽夕被戕也。

劉錫祺。字佩之。直隸天津人。以道員發湖北。入將弁學堂。畢業充第八鎮正參謀官。質直詳慎。處事無回曲。爲各營所推重。光緒三十二年。南北軍會操河間。錫祺籌度分部。悉合機宜。加正參領銜。自湖北治新軍。總督張

之洞以張彪爲統制。彪起家巡捕，治軍飾外觀，不省恤士卒。革命黨人陰施煽動，莫有固志。錫祺心憂之，而莫能匡正也。宣統三年夏，黨人破獲，輒株連陸軍。瑞澂不知大體，恣意捕殺，人人危懼。八月十九日夜，兵變。瑞澂、張彪相率走。武昌獨立，時錫祺方赴沙市催餉。二十六日回武昌，各營聞錫祺歸，爭往謁，趣令見元洪。錫祺正色曰：「國家歲費鉅餉練兵，原期爲國干城，禦外侮，奈何受人煽惑爲叛逆乎？君等勉之，吾不能爲君等所爲。」眾怒斫殺於座中。事聞，贈協都統。錫祺旣不附從革命，則不宜復歸以自取死，豈

有所劫不得已乎？此中必尚有他故而傳者失之。

張曾疇江蘇無錫人生七日失母故字望岷少好學工書由諸生入湖廣總督張之洞幕中奉職勤慎爲之洞所倚信凡奏稿多出其手積勞保知府補用道三年八月武昌軍起總督瑞澂棄城匿兵艦中時曾疇方主漢口貨捐局事瑞澂索供張局帑爲罄局當礮火衝員司星散曾疇避租界中輾轉赴滬居二月復返漢簡料局事民軍邏者蹤跡之曾疇覺卽登輪返滬邏者復尾隨之至黃州遽出偪返漢曾疇諾之易輪上駛時方深夜邏者指曾疇編髮誚辱之詞穢難堪曾疇欸以酒食乘不備投江死後其家得其尸於團風鎮

張景良，湖北黃陂人，將弁學堂畢業生，游學日本，歸充湖北新軍標統。鄂軍之變，初僅工程營百數十人，餘應者鮮。而總督瑞澂提督張彪倉皇遁城內，搶攘無主。於是各營相繼起歸民軍，擁立都督，設軍政府。既獨立，景良說都督黎元洪曰：「人民革命，望立憲耳。今朝廷既允立憲，付與民權，似不宜更言革命。公受知遇久，諸將聽公，盍三思之。」諸將聞言皆怒，欲殺景良。元洪不得已，禁之署中。未幾，北軍攻漢口急，景良請赴前敵自效。且以妻孥爲質。會總指揮何錫藩戰創不能軍，乃以景良代錫藩戰漢口。甫交鋒，前敵陣動，景良遽揮後隊大呼曰：

前敵敗矣。後隊速退。否則全覆。眾聞言大奔。人馬相填。藉泊陽邏兵艦。以大礮乘之。死亡益多。大智門遂爲北軍所奪。諸將言狀。請誅景良。景良臨刑仰天呼曰。某今日乃不負國矣。神色夷然。

桂蔭字積五。滿洲鑲藍旗人。以內閣中書充軍機章京。擢刑部郎中。簡湖北施南府知府。移安陸。安陸領四縣堤工。年久頽廢。桂蔭至。周厯全堤。見水齧隄成漩渦。狀極險。乃瀝陳大府。得巨貲。尅日興修。親督工。河干昕夕無懈。翌年堤成。水盛漲。四縣獲全。以故安陸士民尤親附。安陸爲襄樊門戶。故無兵。宣統三年武昌軍亂。桂蔭

與鍾祥縣知事田芸生招集團防。並請兵於襄陽道喜源。調操防軍馬步五營至。而以劉文玉爲統領。已而德安荊州先後陷。劉英據天門。戕知縣榮濬。風聲愈惡。喜源復遣鄖陽陸軍百人來助防。陸軍管帶張楚材排長白星垣。雄黠有異志。

肘腋之患最爲難防言之可爲世鑒

時訛言蠭起。餉

糈艱乏。統領劉文玉。恒怯不能軍。出巡潛江。遇武昌逃軍則駭走。十一月戊辰。各軍官計事縣署。楚材陰遣陸軍圍府署。槍聲作。楚材謂文玉曰。操防軍譁變矣。統領曷出鎮撫之。文玉倉皇出。見執械者皆陸軍。卽趨北門。斬關走。楚材星垣遂入署。收知府印。趣令去。桂蔭朝服。

率妻吉喇氏投署後井井口隘不得入乃趨文廟崇聖殿自縊死初劉英據天門危急或說桂蔭宜自爲計桂蔭曰吾與城爲存亡脫不幸吾自有去所也已而軍政府檄至禁妄殺滿人不抵抗者郡人咸喜奔走來告桂蔭笑應之至是竟從容就死安陸民黃芝舫等感其義爲營葬樹石後其子柏壽來歸骨士民悲思復爲衣冠墓封識其上而就節孝祠故宇爲祠祀其得民如此

存厚字寬甫滿洲正白旗人監生由內務府郎中選湖北宜昌知府年餘以疾去久之再選宜昌厯攝漢陽黃州德安安陸知府存厚在官廉靜不擾再知宜昌商民

尤親愛之。宣統二年解任。調筦襄陽張家灣樵局。三年十月癸亥。光化知縣黃仁茨至河口。與巡防營管帶周飛鵬籌練商團。陸軍兵士張國荃李秀昂十數人暴起。河口爲亂。飛鵬聞警出慰之。不服。飛鵬拔佩刀擬之。國荃遽開槍殺飛鵬。飛鵬字翔千。江西新建人。由武舉人從軍。爲襄陽防軍馬隊管帶。旣死。卽夕國荃刼黃仁茨襲郡城。襄陽道喜源。先一日假巡邊名遁。時襄陽官獨存厚與同知祥泰。祥泰出降。稽查長傅登喜。遽張白幟局門。存厚揮家人避民家曰。吾嗣倘不絕。死無憾。兵勇入爭索金。金盡。李秀昂揮兵引至北門外校場殺之。子

三齡民軍挾之馬上疾馳亦驚悸死宜昌士民間之流涕曰太守若不去宜者吾人護持之必不死

補筆實回筆也萬牛

回首邱山重

乃共集貲送其妾及其二子留宜者北還

榮濬字心川荊州駐防蒙古鑲黃旗人光緒甲辰進士用知縣發湖北宣統三年除天門知縣未到官縣人有造訪餽白金者值謁總督未歸其人留金去及歸命僕還其金戒勿復來其操行不苟如此未幾武昌亂有荆防旗人自武昌逸歸道天門述變兵仇滿人狀且爲榮濬危榮濬曰吾曹食國家餉二百餘年當有以報矧吾有守土責能守守之不能死耳不知其他乃集紳耆練

民團自保。十月鍾祥民軍劉英率數百人來攻城。陷被害。

勞謙光山東陽信人。北洋武備學堂畢業。應聘教習山西。尋充馬營管帶。入貲爲知縣。仍官山西。山西風氣故樸僿。新政創始。謙光提倡力爲多。以勞擢直隸州知州。數歲改充北洋第三鎮參謀官。移六鎮工程營管帶。武漢事起。率赴前敵。築橋漢水上。橋將成。敵爭之力。礮丸雨射。謙光督視不少卻。猝中礮卒。謙光旣卒。橋成。師竟渡漢。克漢陽。謙光篤風義。官晉時。同里曾筱峯母歿太原。殯不得歸。後筱峯依謙光天津。復遘危疾。執謙光手。

泣曰。吾母未歸葬。死不瞑目。謙光慨然自任。卒使人求其母喪。與筱峯喪並歸葬。擇其族人子爲之後。陽信人至今義之。

恆齡字有蘭。號錫九。滿洲正藍旗人。荊州駐防先世揚古利以功封武勳王。幼補旗籍生員。由驍騎校累擢至協統。旗員習多驕惰。恆齡獨折節讀書。光緒二十六年。拳寇起。黨人聞風煽亂。焚沙市。蠹船及領事館。稅關外。國僑民多奔竄。恆齡率二百人馳往。誅首要。散脅從。護持避難外人。亂遂定。防營積弊久。恆齡創編新軍。設堂講武。教習簡練。氣象一新。將軍綽哈布疏薦其才。充營

務處總理加二品頂戴恆齡乃條具四事曰設警察以資保衛興學校以廣教育清財政以濟餉饋練常備以供調遣皆奏行復創設八旗高等學堂陸軍小學堂裁新軍陋規爲經費謁總督張之洞索助萬金訪延俊才聘充教習嚴立章條校風肅然學部攷察學務奏稱荊州爲第一尋充荊州振威新軍統領調充省城督練處參議將軍恩存總督陳夔龍交章稱薦後夔龍移督直隸調充北洋督練處參議宣統元年充熱河練軍統領汰冗補缺夙弊一空大盜葛蘭亭周洪果久稽誅恆齡至二月次第就擒推功將校已弗與二年簡寧夏副都

統朝陽士民呼籲請留鎮。總督上聞，朝命以西陲邊要弗許。旣到官，議開渠屯田，裁旗歸農，嚴煙禁，設方畧，甚備。三年五月，丁父憂，馳歸，迎父柩萬縣，及行至宜昌而鄂亂適起，道梗還荊州。將軍連魁奏請幫辦軍務，旋命署荊州左翼副都統。恆齡以荊州川鄂咽喉，襄樊屏蔽，旣受任，毅然以城守爲己責。時民軍四起，餉匱援絕，同官狐疑，皆不欲戰。恆齡忼慨出私財餉軍，獨督戰甚急。十月丁酉，敗宜昌民軍於草市，復敗之萬城堤。時方患癰，晨夕裹創巡城，血縷縷霑衣袂。旣湘民軍王正雅亦率數營至，民軍來益多，攻愈亟。旗卒多死亡，亡者家屬